

或许 我在等一场雪

□孔祥秋

青州我原本是去过的，许多年前陪岳母和女儿游览过云门山。曾经以为登临过这“寸比人高”的制高点，便可窥一斑而知青州。今天想来，实在荒唐。

前几年和朋友游览过青州古城，但也只是看了一眼，唯一坐下来有所品味的，也不过是吃了三个老槐树煎包，仅此而已。这次回来后，和朋友聊起来，才知道这古城的一隅，竟然有欧阳修纪念馆。欧阳修，是我非常崇敬的宋代文坛领袖，他悟透世事，退以“六一”为乐的达观情怀，尤其让人喜欢。我，竟然错过了他青州的足迹，心里惶惶然。

这青州，我一次又一次地走马观花式游览，着实不应该。它，值得我细细打量。

宋朝，是文艺的一座高峰，更是文人纵横日月的好时代，他们的文字，于时光的巅峰上挥洒着思想的天光云影。真好。

宋代文人，我多生喜欢，不仅仅是欧阳修。而与青州深有缘分的，也不仅仅是欧阳修，往来者可谓熙熙攘攘。那位千古第一才女不仅来过，而且十余年屏居于此，“归来堂”建在这里，“易安居士”缘于这里。这里，是她和她的他“赌书消得泼茶香”的朝朝暮暮。去远之后，不管是莱州的奔赴，还是淄州的往来，她和夫君赵明诚的书香茶香渐淡。更不要说后来的颠沛南方，国破家碎的悲苦硬生生将一个婉约的女子，逼成了豪放的诗人。那年一去，不仅再没回来，而且竟然不见了她最后的行踪。江南，不是尺红寸绿都是诗的好地方吗，为什么不能给这才情灼灼的女子，一个归魂的所在？

无论何时，山河之碎，都是民心最无助的碎。想一想，心好疼。

青州，可以说给了李清照一生最安稳、最甜蜜的光阴。我想，在她生命最后的那时，这城一定是她的心心念念，也一定是她渴望魂归的地方。听朋友说，“归来堂”最近又修缮一新。这里，一直等她和她的他归来。

青州有亭，唤作范公亭，亭中有井，

传言是范仲淹为民护水而筑。最初，我以为这是后人的牵强附会。后来才知道，这位“北宋第一完人”的确曾任职于此，并为民生谋划了众多善事。据说，浙江杭州也有范公亭。范仲淹任杭州知州的时候，勤政爱民，扶危济困，深得百姓爱戴。于是，民众就在西湖孤山筑此亭，用以纪念范仲淹。一南一北的亭，一南一北的百姓，给了他同样的拥戴和呼唤。

有人说，范仲淹“文能写红一座楼，武能镇住一个国”。的确，一篇短短的《岳阳楼记》，将范仲淹的才情展现得淋漓尽致。这岳阳楼，可谓范仲淹思想的高峰，我喜欢。但我觉得范公亭更有深意，恰恰是范仲淹品德本色的呈现，迎八方乡里之风，在民间，入民心。

范仲淹的血脉里，有儒家深深的文气，有泰山巍巍的风骨，这其实都源于他与山东缘分。早年丧父的范仲淹，随改嫁的母亲移居于淄川长山。他生命的第二步就行走齐鲁大地上，这里，可以说是他人人生真正的开始。他倒数的第二步，就是任职于青州，在改任别处的路途中，因病去世。青州，可谓他人生真正的结束。

山

四季分明的北方，冬天里也会出现一些好看的花朵。

小时候住乡村，土石结构的老屋有一扇很小的玻璃窗子，天寒地冻的时节，早晨的窗玻璃上会挂一层晶莹的冰花。冰花形态各异，像凤仙花，像水蓼，像萱草……好像它们从你的睡梦里走出来，想飞走，却被玻璃给挡住了，结果它们依附在玻璃上，葳蕤生长，开出了大片大片灿烂的花朵。

父亲盘腿坐在炕上，一边吧嗒吧嗒抽烟，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窗上的冰花，很陶醉的样子。有时母亲催他：“去家西看看麦子吧，有没有被鸡刨了。”父亲把烟灰磕进烟盒里，拿烟袋嘴碰了碰冰花下的一片叶子，莹莹然，有滑溜溜的质感。

小孩子也喜欢冰花，披着棉袄，跪在窗台前，伸着小嘴对着窗玻璃吹热气，热气过处，一朵灿亮的花朵就凋谢了，细密的水珠聚拢在一起，顺着玻璃滚落下来。

小孩子就那么玩着，有时用手指在窗玻璃上比比划划，好像挥毫泼墨的艺术。

太阳一点点升起来，一团弱弱的红光裹在窗户上，渐渐明亮，渐渐灿烂，房间里有了澄明的亮色，冰花经不住太阳热情的拥抱，热泪盈窗。花儿凋谢了，但那份美丽美好却留在了心里。

霜花，开在寒气逼人的早晨。展眼望去，河边、沟壑、田野，到处都是脆生生、白莹莹的霜花。

枯草上的霜花开得随意散漫，无拘无束，形状、情态，随心所欲，但却是极有韵味的一朵朵，让人欢喜，让人遐想。

松树上的霜花一簇

弯去挽胜亭了。那儿最开阔，易让人萌生张开双臂拥抱湖的感觉。未踏入开阔地，一件红袄耀在眼前，走向前，是一位中年女性在亭前忙着写生。不远处一位男子立在车旁，正微笑着看她。前面的风景给了我温暖，而此刻更像身处春天了。我伫立在那儿，没走也没去打扰他们，久久地让大脑空白，把此刻的风景做成底片放进大脑的最深处，在以后需要的时候洗一张，贴到心里。

朗朗读书声，穿破想法入耳。循声望去，在湖的对岸，一对母女在夕照中垂钓。鱼儿也喜欢听书吗？寻觅去对岸的路，石拱桥卧在湖的狭窄处，走下桥踏上石板路向北，在湖的北岸，垂柳之下，车轮菊正鲜艳地照着天空。此时，你绝对驻足惊诧，惊诧于它鲜艳的花朵，如向日葵般夺目，又像是

东，不是范仲淹的来处，却胜似他的来处；不是他的归处，也胜似他的归处。如此，让我对范仲淹多了别样的亲切感。这范公亭，实在应该去看看。

青州博物馆也是很值得去看看的，那里藏古今之深，纳岁月之厚，据说，是难以想象的。

不远不近的青州，因为曾经浅薄的认知，一直被我不冷不热地疏离着。这片土地，这座城，从未因古九州之名而高调过，也一直未在岁月的青苔下沉沦，厚重着自己的厚重，内涵着自己的内涵，不惊不喜，不悲不忧。这，让我生了敬重，生了向往。

敬重，哪能草率；向往，更需谨慎。我怕我轻易的脚步迈不进这深厚之青，我怕我浮躁的心还难以触摸这庄重之州。

青州，几时去？我一直思量着，或许，我在等一场雪。雪中，宜朝圣。

冬天里的花朵

□孙爱勋

簇一丛丛，热烈奔放，以傲然的姿态，昂首向上。天上的一抹蔚蓝，融在了霜花里，霜花有了一层朦胧的心事，云影绰约，水意苍茫。

大片松林，大片霜花盛开，千树万树，玉树琼枝，逶迤远去，蔚为壮观。

很多时候，遍地都开满霜花。鸡从鸡窝里跳出来，扇动一下翅膀，踩着霜花觅食，一路走来，开满霜花的背景下，就有了一枝墨竹飘摇，竹是瘦竹，在寒风里，愈发孤高清颯。

一双朴实的脚印，踩着玉骨冰肌的霜花，从家门口蜿蜒着去了麦田。父亲的肩上扛着一把铁锹，铁锹的锹面上，挂着一层纤细的霜花，莹花点点。

父亲转一圈，看着麦田里开满霜花的麦苗，正在默默孕育勃发的力量，父亲心里就笑了，霜花真美，那是上天馈赠给大地的良辰美景。

一地柔软晶莹的霜花，明媚了冬季单调的时光。

雪花与梅花，冬天的标配，彼此相依，相映成趣。“绝讶梅花晚，争来雪里窥”，“青松郁郁任凛冽，红梅朵朵雪中娇”。盛赞雪花与梅花的诗，在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学长河里，不胜枚举。

谁言冬季多寂寞，亦有花朵处处开。有这些飘着冷香的花儿，冬天愈加美丽，愈加充满活力。

在灰冷的角落里脚踏大地的人手擎一把暗红，而她旁若无人地鲜艳着丽影，一如青龙湖清澈的湖水，你来或不来，它都鲜艳着自己的清澈，还有清澈的红叶，纯洁通透。

此时，那对母女正收拾一篓活蹦乱跳的鱼准备回家。我也装了一怀的活蹦乱跳，该和朋友回去了。

人，用一生的时间寻找心中的“阿特曼”。想到这句话时，阳光在树梢上荡着，一株红叶在心里跳着。隐隐感觉，这株红叶就是青龙湖的“阿特曼”，在冬日里，等你，等我。



青龙湖的“阿特曼”

□于金元

第二次到青龙湖时，已是初冬时节。熟悉而陌生的小路，干干净净的，我一个箭步上去，日日夜夜修筑的堤，被思念冲出一个口子，河水汨汨流出，触湖水而涟漪生，湖水涟漪我心涟漪。

麦冬们手拉手，列队迎我。时有冷气袭来，但它们拉手的姿势始终如一，灰冷中有一抹吹不走的绿。

麦冬们簇拥着我，走进暗香的怀抱，有一种久渴后的润泽感，我大口大口地吸着，浑然不觉周遭了。不远处朋友的惊呼和牵向湖中央的野鸭戏水声，惊醒了我。野鸭划出的扇面渐渐消失了，化作静静的涟漪。目光顺着野鸭划去的方向荡过去，是陡立的黄土岸，西坠的太阳照在那儿，一片金黄！那片金黄顺着目光过来，醍醐灌顶，让人顿觉心生暖。随着金黄过来的有芦苇的摇曳，有几星绿色光芒。近处，连翘叶片疏落，枝条错杂，但都有一个向上的方向。站在连翘和湖之间，高高耸立的，是白杨。此时的我在仰望。

一叶又落了，落在一片风景石边的黄土地。上。走远看，叶子是黄的，土地是黄的，分不清谁是谁了，只有风景石边的红叶一树耀眼。天冷了，太阳把温暖给了叶子，而叶子呢？有的把这片金黄交给大地，有的还挂在枝头火红欲滴，还有的一直绿在枝头。

走过凌云亭，心想人瘦莫吹风，直接拐